

满庭芳·登峨城山

李冰雪 达州市)

百丈危岩,千年古寨,峨城虎踞川东。旧合芳树,残壁断无踪。自古风云战乱,终归是,谈笑声中。人世间,熙熙攘攘,问谁是英雄? 登临极目处,苍松万壑,碧浪千重。更翠竹华盖,油菜花浓。丽鸟枝头唱唤,惊醒了,满目春风。莫回首,青春作伴,共与舞长空。

涪城赋

刘昌文 达州市)

巴山南麓,一颗璀璨明珠。川渝东陲,千年历史古城。源远流长,文化丰厚积淀。原始蛮荒,混沌未开,恐龙戏水大乐园。两万年前,文明初显,蜀人立国开新篇。先庸后巴,春秋附楚。刘项相争,樊哙屯兵扼塞。秦皇一统,撤藩隶属巴郡。唐将李靖,领军平叛。西魏置县新宁,民国更名开江。数度数立,几度枯荣几度荣。屡拆屡迁,几番哀来几番乐。北宋二年,邑迁涪城。依山傍水,日新月异! 夫涪城者,流水之音也!城因水而兴,水因城而名。

一城两江,沟渠纵横,流水戏舟,赛过江南水乡!万众一心兮,奋发图强,励精求治,造就人间仙境!

蕉溪河,母亲之河!澄清河,生命之光!育六十万开江儿女,彰显慈母情怀。表五千年华夏文明,鉴证历史沧桑。涓涓细流兮,淘尽千古之风流。微微波澜兮,涤净百年之尘埃。

游两河堤畔,赏涪城之美景。十里长堤,如巨龙飞奔;玉栏雕砌,似锦绣展览。华灯初上,林荫深处闪靓影。旭日东升,晨练幼步履轻盈。清风吹拂,微波渐兴。彩旗猎猎舞长空,细柳依依倚恋人。水上兰舟进发,堤边闲人信步。一汪碧水享太平,两岸游客歌盛世。情闻长者曰:两河景观,传世伟业。

古城陋巷兮踪影难觅,已归历史陈迹。新邑闹市兮繁华争艳,大显时代风采。三源、橄榄、新宁三条大道,琼楼拔地而起,巨厦林立栉比,风歧情异,斗奇夺丽。清河、金马、橄榄三大广场,处处歌舞升平,种种世态万相,吉祥安康。街旁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路边霓虹闪烁,金碧辉煌。座座商店,交易入市。车轮滚滚,人流如潮。街面整洁,秩序井然。噫吁兮,逛涪城,观和谐之美景图,赏文明之交响曲!

登山马山巅,叹开江之神奇。南耸文笔塔,北立宝泉塔,两塔遥相呼应,互异争辉。望金山古刹,佛光神影,描彩贴金,存盛唐之遗风,展艺术之精巧。城东宝石山,邑南明月湖,双湖玉液琼浆,波光潋滟,画舫悠游,鬼影翩跹,藏天地之气,吸日月之华。飞云鼎泉,享“天下第一汤”之美誉,玉液鼎沸,甘露喷涌,可去肤之疾,解心之烦,除身之疲;鸳鸯戏水,痴与魂牵,梦随心愿。绵绵马号大梁,茶马栈道,山奇路险,领略古朴之民风,忆祖辈之艰辛。巍巍峨城山峰,古战遗址,阵寨依旧,厮杀之声犹闻,将军之风尚存。神秘双牛山,樊梨花避战乱隐身修行,圆寂升仙;石牛夫妻守候神圣之爱,永不分离。放眼千里沃野,山川风光秀丽,田园景色迷人!

美哉,涪城!一幅幅天然画卷,风姿卓约,流光溢彩! 奇哉,涪城!一串串人文景观,壮丽辉煌,千古绝唱! 妙哉,涪城!一段段传闻故事,如痴如醉,梦醉余香!

大地春回(四章)

符纯云 宣汉县)

惜的美:

比如溪流让村庄复苏的心跳,阳光一遍遍添加的温暖……

比如一棵棵走在路上的草,那青春勃发的气势,让人间的颓废和阴郁刹那间了无踪影。

这是一群赶路的草!坚定。乐观。野火烧不尽顽固的根系,只一缕春风的牵引,向大地深处延伸的信念便纷纷冒出头来。

朝着葳蕤的方向,它们一棵喊着一棵,一个挽着一个。

当我在野外与它们不期而遇,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赞美或比喻,才能准确度量那转眼就碧透天涯的辽阔……

一只鸟飞过

一闪。鸟的羽翅已消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苍白的天空却因此重新有了存在的意义。

在小城,哪怕是春天,我已很难遭遇没有囚笼的飞翔。

按部就班的生活,囿于圈子的脚步,看似匆忙,实则充满无可奈何的怅惘和迷失。

街边,一棵棵行道树四季如一地绿着,一只只鸟儿在笼子里窜跳、聒噪;一盆盆鲜花吐着名贵的香气……

城市的春天,看似繁盛而恒久,却虚假得让人惴惴不安。

小城上空,一只鸟早已飞过。那干净的羽翼、悦耳的鸣音,却在他们内心,引发一阵经久不息的悸动。

流水落花

在这之前,它是屏息的。在你不经意的時候,甚至不会意识到它是一条溪流。

在这之前,没有旁逸的枝条重重阻拦,也没有横生的野草需要绕行。

倒是有一队队蚂蚁时常横渡。就在昨天下午,一只粗心大意的蚂蚁滑落水中,也只是留下一句有惊无险的尖叫。

在最后一队蚂蚁背后,一个春天因此醒悟并无声无息地站立起来。雪花消融,汇成奔涌的姿势,分开春天初夜的围栏,一路倾泻而去。

远远近近的山坡上,草丛返青,蜂蝶曼舞。一群燕子沿着去年的路径轻轻返回,依然说着不曾遗忘的方言。

面临断崖,流水不再隐忍无言,而是纵身一跃,将生命的宣言无限放大。

那飞翔的姿态,那碎裂的花瓣,更像散落的火种,将精彩的春天遍地引燃。

我为母亲吹头发

譚义三 宣汉县)

父母一直住在山里。山里人世代代洗了头不是在太阳下晒,就是让火烤干,不像城里人那样有电吹风吹。先前是不通电,有了电后,又舍不得花钱买那“洋玩意儿”。

年前回山里时,我特地带了一个电吹风,并用它第一次为母亲吹干了湿发。

母亲已八十三岁了,头发还是青的多。然而她的身体并不好,常生病,最近几年老叫腿痛,且非常厉害,每痛一次,都得请医生打针;去年又加上腰痛,走上坡路更感吃力。可是她仍坚持喂猪、做农活,每天劳动不辍,许多时候都是抱病咬牙硬撑着。

洗了头,母亲顺从地坐在我面前,我则站立母亲背后,右手拿电吹风,左手不停地梳理着她的湿发。随着电吹风的缓缓移动,看着母亲的根根白发,想到母亲平日的辛苦,母亲的湿发渐渐吹干了,而我的两眼却慢慢潮湿了。

不一会儿就吹干了母亲的头发。母亲含笑站起来,眼里发亮,虽啥也没说,可看得出她老人家心里高兴,似乎还有些激动。我也高兴,比母亲更激动,拿电吹风机的手都有些颤抖。我能不能激动吗?母亲为了我,还为了我的儿孙们吃了多少苦,流过多少思念的泪水,我却未能好好报答,至今仍让她吃苦受累!这么多年来,当儿子的还是第一次为母亲吹头发。人生无常,我还能不能为母亲吹好多回呢?但我却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只要我回到山里,母亲每次洗头我都要为她吹干湿发。

就变红,就有用了。”老刘从不当着外人的面责怪孩子,不提他是因为贪玩、打游戏、不安心读书才被赶出来送煤球。孩子听见有人问,便低了头,路人似乎听懂几分,但又不知其然,只是摇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小男孩跟着三轮车送煤球的情景便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老刘让孩子送煤球及他那句“经典”的“人就像煤球”的话,便成了周围住户教育孩子的样板,拿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后来,城市的发展,高楼如雨后春笋,挤掉了猪肠般的石板小巷子,我们就分开了。没想离别几年,在这里不期而遇。几年不见,老刘真的老了,布满煤灰的脸上去更黑了。我们相互询问着搬走后的境况,我的话题自然落到他的孩子身上。

老刘高兴地说,男孩已在北京读大二,女孩在市里读重点高中,都很好。从老刘的话语和表情中,看得出他对孩子的满意。后来话题又说到他的生意上,老刘摇摇头说,就剩下城边一些住户使用这煤球,生意大不如以前。我们又闲聊了几句,就相互道别了。

老刘把担子放入路边的三轮车里,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车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在心里默想,他这个“煤球”,终于把黑色燃烧成红色,让孩子成才,这对他来讲,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香 (梁乔 摄)

煤球的黑与红

李佳君 达州市)

遇见老刘,实感意外。那天我去拜访亲戚,亲戚的新家在城村结合地带,几栋新楼房不规则地摆着,道路还未硬化,准备作花台的地方堆着泥土,上面扔满垃圾。一切很新又很乱。我一走,一边打电话询问,走走停停,无意中就遇上了老刘。

他正从一栋楼的梯间走出来,肩上挑着箩筐,黑色的双手拽住箩筐绳。他一见我,就先笑了,脸上的煤灰挡不住他的笑容。他一口叫出我的名字,我也高兴地说道,刘师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几年未见,突然相遇,倍感亲切,我们就那样相互站着聊起来。

六七年前,老刘家和我们家同在一个巷子里租房,隔壁而住。那时,他和他的老婆推着一辆三轮车,每日里不分早晚,为附近的食店、住户送煤球。他有两个孩子,男孩读初中,女孩读小学。我在巷子里居住两年,他给我的印象,除了黑手黑脸不停地忙碌,便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教育孩子。

由于每天忙于送煤球,没时间管理孩

子,他那读初中的儿子受同学影响,突然一段时间迷上进网吧、打游戏,出现逃课和不按时回家的现象,荒废了学业。

那两年,网络普及率不高,全民谈网色变,一时之间,巷子里的人们都在议论这个不听话的娃,眼看着老刘两口子浑身上下沾满煤灰没日没夜地挣钱,娃儿却不走正路,无不摇头叹息,把眼光聚到老刘身上,看他如何处理。

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打骂声,人们以为老刘只会送那黑圆带孔的煤球,不会管教孩子,只能让孩子放任自流,却在一个周末,人们看见了那孩子花着脸,跟在三轮车后,四处送煤球的一幕。孩子稚嫩的小脸和双手沾着煤灰,黑黑的,低着头捧着煤球,引得路人观看,有人交头接耳问向这个送煤球的“童工”,老刘的老主顾们也忍不住责怪老刘,咋让孩子做这话?

凡是有人询问,老刘就脸朝着询问的人,斜眼看孩子,重复他那句话,“人就像煤球,不烧,它永远是黑色,没用!一烧,

仍就不断的冒着 泉泉泉”字。

正在墓林后躺闲的苏东坡闻之,可怜这“才子”,便即时补出下句:疑似飞龙落九天!”

“文士”一下大悟,觉醒过来,叩头问道:“先生莫非苏学士!”

东坡笑答:“然然然然然然!”

欧阳修嘲狂生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学识渊博,勤于写作,常在做官之余,游山玩水,与民同乐。

一天,欧阳修独驾小舟游泉溪,忽然岸上来了两个纨绔子弟,要他摆渡过河,去访“老友”,吟诗作对。欧阳修慢慢往岸边划,就听到二人瞎吹:一个说,“欧阳修是我故

人……”;另一个说,“欧阳修是我的老笔友……”。小船靠岸,欧阳修问:“二位先生叫渡何事?”两个狂生答曰:“名士渡此舟”,

“去访欧阳修”。

欧阳修嘲补:“修已在眼前,汝却不知修(羞)!”

两个狂生得知眼前就是欧阳修,一下子羞愧得无地自容。

纪晓岚对傲皇上

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主编,他的《阅薇草堂笔记》也写得妙语连珠,留名于世。相传一日乾隆邀几位重臣于御花园打麻将,刚坐上就听到二人瞎吹:一个说,“乾隆修是我故

奇人必有奇事。林语堂对结婚证的态度怪也哉——刚结婚就把结婚证烧了!

林语堂是作家、学者、教授,一生多说奇话,多做奇事。他被聘为东吴大学英文教授,第一堂课,就带了一大包花生,发给每个学生,然后边吃花生边聊天。说:我今后上课不再点名了,花生叫“长生果”,希望你们都当“长生果”。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大家闺秀廖翠凤步入婚姻殿堂。婚后,林语堂和妻子商量,烧掉了结婚证。为什么烧掉?为了表示两人相依为命的决心。他说:结婚证只有离婚才用得上。”这位烧掉了结婚证的奇人,一生坎坷,曾大富大贵,也曾落魄潦倒,可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要到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两口子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谈,其乐不改,恩爱到老。

结婚证仅仅是一张纸,不是婚姻的保险绳,更不是爱情的保鲜剂。林语堂先生为了表示对爱情忠贞将结婚证付之一炬,现实生活中却行不通。因为结婚证毕竟是婚姻庄严的法律凭证,除了林先生说的“只有离婚才用得上”外,有的时候也还需要它。如办独生子女证;如两口子出门旅行,有时要出示结婚证。不慎丢失的,还需补办一个。

在下之所以要从故纸堆里翻出林语堂烧结婚证这件事,缘于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部副部长黑新雯在这次人代会上的一条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离婚时增加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婚姻调解书。她认为现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婚手续太简单是一个重要原因。

确实,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冲动,据统计,2009年,不含法院办理的,仅民政部门就有171.3万对登记离婚。而且离婚的理由也越来越稀奇古怪,什么对方便秘占厕所太久影响了自己如厕,什么对方睡觉咬牙放屁打呼噜影响自己睡眠等等。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一对夫妻从去年7月第一次离婚起,在一周多时间内分分合合,两人一共办了五次婚姻登记手续,把结婚和离婚视同小孩“过家家”。

人类从群婚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后,离婚便一直与结婚相伴。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离婚主要是“休妻”。休妻开始很简单。陈平的哥哥因妻子对陈平不干农活发了句牢骚就被休了;王吉因为妻子休了一棒邻居过墙来的枣子给他吃而将妻子休了;鲍永因妻子当着后母的面骂了一句狗而将妻子休了。出于所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吧,后来对休妻也设置了“七出与三不去”的条件”。所谓七出,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无子”指妻子五十岁以前没生育的;“淫”指与人通奸;“不顺父母”指忤逆公婆;“口多言”指挑拨是非,离间亲属;“盗窃”是有偷摸行为;“妒忌”是自己不生还不准丈夫纳妾;恶疾是指耳聋、眼瞎、腿残疾等疾病。为了限制“七出”的任意性,还逐渐完善了“三不去”的附加限制条件,即符合下面三个条件之一的就不能“休”。一是有所取无所归——结婚时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时父母已去世的;二是与更三年丧——为公公或婆婆守孝三年的;三是前贫贱后富贵——结婚时男人穷困后来飞黄腾达的,防止男人当陈世美。

离婚不但影响夫妻二人,还影响双方家庭,危及后代,害莫大焉,确实当慎之又慎。“闪电式”结婚不好;“闪电式”离婚更不好。但不客气地说,我对廖代表的建议表示怀疑:将离婚手续复杂化就能遏止离婚的浪潮么?不一夫一妻制由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的文明进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婚姻手续由复杂到简化同样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如今,黑新雯代表建议将简化的离婚手续再次复杂化,与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合拍啊。离婚的手续太简单仅仅是离婚率高的表面原因嘛,深层里,是年轻人的“老子天下第一”思想使然。卢志文先生在《我的凡人箴言录》中有几句话说得很到位:“一个人的力量——吵架需要两个人,停止吵架只需要一个人;创造婚姻幸福需要两个人,破坏它也只要一个人。”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始终“以我为中心”,不懂得宽容,不知道换位思考,视对方为“下人”,一切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始终生活在“小皇帝”或“小公主”的梦幻中,别说离婚时增加婚姻调解书等“栅栏”,就是给每对夫妻配司法调解员,那离婚率也只会增加不会降低,不信走着瞧。

游香山碧云寺

杨德福 达州市)

日没花千树,泉涧水照人。连萼随山势,金刚绕白云。宜苑品茶后,寻僧取次登。六院回旋看,七塔至上层。贯日忠节义,静演御碑亭。参天三代树,疏展喜相迎。太湖生奇景,岩壑宛天成。携手白松末,高台览帝京。玉泉万寿美,八大翠微真。于魏两恶宦,权钱一并吞。玩景掠宝地,立家苦经营。青松未顶顶,废墟建禅林。清静心亦静,吟弄夕阳明。槐枯柏树长,银杏正春荣。

西窗 logo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不囿于地域 不推故关系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生活周刊 Email: dzsbzshz@163.com

联,要臣子们应对:“七男一女同桌凳,何仙姑怎不害羞?”诸臣哑然,唯纪晓岚即席对出:“三官六苑多姬妾,圣明理应当自爱!”乾隆一听,感觉对句里话中有话,隐含欲朕欲火之意,满脸不悦。纪一下看出忙上前拜问:“陛下,臣对得不工整吗?”乾隆只好说:“对得好!为君者,理当自爱!”

马克·吐温认“错”

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的小说、小品常常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有一次,议会通过了一个十分反动的提案。马克·吐温非常气愤,便骂了一句:“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议员们听后,齐向他开火,一定要他登报认错。

后来他果然认“错”登报:有人向我发难;我再三考虑,觉得出言不够确切,现改正于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